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那僕人怔了一怔才道：「金大俠！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金蒲孤沉聲道：「呂老先生與總領頭都是應我的邀請，陪伴我前來，你居然敢如此無禮，分明是在心想考驗我金某一番，你們想怎麼樣，都衝著我金某來好了！」

那僕人遲疑地道：「可是家主人吩咐祇接待大俠一人，並未請大俠邀人作伴！」

金蒲孤怒道：「混帳！我並不是上門作客的！要不是爲了那姓黃的姑娘，我還不來呢，你們主人是那姓黃的，居然敢限制我不得邀人作伴……」

那僕人見金蒲孤生氣了，倒是不敢違拗，可是他也不敢作主帶三人進去，祇是躬身道：「既是大俠如此說，待小可進去向主人請示一聲……」

金蒲孤沉聲道：「不必去請示了，我們這就進去，你們主人想見面最好不想，不見也不行，假如你們還想攔阻，金某就一路打進去！」

那僕人十分爲難，遲疑良久才道：「小可們怎敢攔阻大俠，小可這就爲大俠帶路，不過見到主人，還請大俠對邀人之事，作一明白交代，以免小可犯罪……」

金蒲孤冷笑一聲：

「你放心好了，金某並不怕你們的主人，總不至於把責任推到你的頭上！」

那僕人一任金蒲孤冷嘲熱諷，始終不敢回嘴，低著頭一聲不響在前面別路，金蒲孤招呼呂李二人並肩前行。

呂子奇十分慚愧，也十分感激，低聲向金蒲孤道：「幸得大俠及時援手，否則老朽真不知將如何了局……」

金蒲孤淡淡一笑道：「老先生太客氣了，其實老先生是存心太過慈善，要是施展滿天花雨的手法，何至受這種小人的骯髒氣！」

呂子奇輕歎道：「老朽那手法也許可以管用，可是老朽習技之時，曾立下重誓，非遇上十惡不赦之徒，絕不輕易使用，是以昨日與大俠較技時，老朽不敢啓用，若是今日用來對付這一個名不見經傳的……」

金蒲孤笑笑說：「老先生的想法太方正了，人最重要的一點是使自己活下去，試問老先生今日不明不白地死在他手中，那一點虛名要之何用？」

呂子奇低頭不作聲，他無法說金蒲孤的理由不對，但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想法是錯誤的！祇好不開口了！

金蒲孤又遭：

「在下知道此言不入耳，可是我希望老先生等一下見到駱仲和時，千萬別再固執了，尤其是別再堅持什麼不殺人的信誓，我不殺人則爲人殺，死固無所懼，可是我們輕易一死，放任劉素客那種人流毒天下，豈不是適得其反……」

李青霞怔怔道：「大俠今天一定要與駱仲和衝突嗎？據妾身觀察他對大俠並無惡意……」

金蒲孤笑笑說：「這很難說，假如話談得不投機，衝突可就無法避免，我們心中不能不作個準備！」

說著已經穿過一片庭院，來到一所客舍前面，那僕人搶著先進去了，三人遂在門口稍停！

片刻之後祇見裡面傳出一陣叱責道：「混帳！我祇是叫你們別放不相干的人進來，金大俠邀來的客人怎麼可以得罪呢！該死簡直是該死，你給我跪在此地，等金大俠前來發落……」

語聲之後，門中出來一個白淨面皮，微胖的中年人，留著短短的鬍子，神態卓異不凡。

李青霞連忙低聲道：「這就是錢塘王……」

駱仰和已經聽見了，微微一笑道：「那不過是敵人哄騙無知俗人的遊戲，李夫人怎可認真……」

金蒲孤卻笑了一聲道：「看府上的氣派，龍宮府第比之亦不見遜色。」

駱仰和臉上紅了一紅道：「下人無知，冒犯大俠，敵人代請恕罪，祈大俠海涵……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「貴管家得罪的不是在下，台端應該問呂老先生請罪才是！」

(一四一)

走過長廊的盡頭，登上三個台階，有兩間十張榻榻米相十二張榻榻米大的宴客室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在舊幕府時代，這棟房子曾經迎接過城主，也就是那時候才興建這個離館。

田治見家的兩位掌權者小梅與小竹姑婆，身上罩著繡有家徽的外掛，但我可以看得出來是匆忙之間披上去的。

當我在走廊上遠遠看見這兩個人的身影時，忽然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異樣感覺。

我聽說雙胞胎可分爲同卵雙胞胎與異卵雙胞胎，如果是同一個卵子分裂爲兩個雙胞胎，長相會很明顯相似，由此我判斷姑婆她們一定是同卵雙胞胎。

兩個人大概都已經超過八十歲了，頭髮全白，有條不紊地束在腦後。她們弓著背坐在宴客室的榻榻米上，無論臉或身體，幾乎都小到可以放在手掌心搓成一團，就好像兩隻坐著的猿猴。

雖然姑婆們的體型像猿猴，不過從臉型依稀可以看出來，她們年輕的時候曾經是美人胚子。即使年事已高，沒有牙齒的雙唇像小錢包一樣縮在一起，不過氣色紅潤，看起來還是很高興。

然而同時看著兩個一模一樣的人，不禁讓我有一種異樣的感覺。

年輕的雙胞胎到處都見得到，但是超過了八十歲，又長得一模一樣，與其說給人異樣的感覺，還不如說是毛骨悚然更貼切。

「姑婆？」

姐姐恭敬地跪著，低下頭，將手放在膝蓋上。

「西屋的美也子將辰彌帶回來了。」

大概是這個家訂的規矩，姐姐對姑婆們的態度非常恭敬，我不禁隨著姐姐一起跪在宴客室外的木廊上，祇有美也子笑容可掬地站著。

「啊！辛苦了。」

其中一個姑婆蠕動著乾扁的嘴唇，我根本無法分辨出誰是誰，後來才知道說話的人是美也子。

「美也子快請坐，辛苦你啦！」

小竹姑婆也跟著蠕動雙唇。

「姑婆，很抱歉，因為時間有點延誤，讓你們久等了。」美也子根本不理會這家人的規矩，逕自走進宴客室，坐在略爲斜邊的位置上。

「辰彌，快進來見見你的姑婆們，這位是小梅姑婆，這位是小竹姑婆。」

「美也子又弄錯了，我是小竹，對面才是小梅。」

坐在右邊的姑婆冷靜地糾正美也子。

「嗯，遺傳基因真的騙不了人，一看他就知道是鶴子生的小孩。」

「真的！你看他的眼睛和嘴巴，跟當時的鶴子一模一樣。辰彌，歡迎你回來。」

我默默地垂下頭。

「這是你的家，你就是在這間宴客室出生的，而後過了二十八年，這間宴客室一直沒有改變，所有的紙門、屏風、掛畫，還有拉窗上的匾額……都原封不動，對不對？小竹。」

「真的！二十八年說慢不慢，一晃眼就過去了，」(二十八)



●橫溝正史

# 招魂

倪匡

他在手忙腳亂間，我又已一腳抬起，踢在他手腕之上，令那柄劍帶起一道寒光，脫手飛向半空。

我看到那人還在雙手亂攪，想把半株樹弄開去，也就不再理會他，轉過身去，看到齊白呆若木雞。面色慘白地站著，而那柄劍，已自半空中落下，就插在他的面前，幾乎沒至柄。

齊白的害怕，不知道是由於他差一點沒給半空中落下的利劍插死，還是由於這情形。我大踏步走了過去，先一伸手，把那柄劍，撥了出來，橫劍一看，忍不住喝采：「好劍！」

那劍的刃口上，有著隱隱不定的劍花，伸手一彈，發出的聲音，悠悠不絕，動聽之極。我自學武以來，對各種東方武術涉及的兵刃，也著實沉迷過一陣，好刀好劍，也見過不少，但以這柄劍爲最——自然，來自帝皇處的寶劍，必然是真正的寶劍。

我自顧自欣賞手中的寶劍，沒注意齊白在做些什麼，直到他在大叫就在我面前響起，我抬頭一看，才看到他已來到了我的身前，面向扭曲，伸手指著我，氣急敗壞：「你……你看你做了什麼？」

我作勢要用手中的劍，會削他的手指，嚇得他連忙縮回手去。我道：「我雖然冒犯了皇上的龍體，但是剛才你看到，他要抹脖子尋死，不是我，這時，他祇怕連鬼也做不成了。」

我這才又把視線移向那人——那人，毫無疑問，就是自稱「建文帝」的那個了。

這時，他一副哭不得惱不得的神情，木然而立，手背上和臉上，都有被樹枝劃破處，隱隱有血絲滲出來。他盯著我看，像是不知道要如何處置我這個犯駕的狂徒，還是要嘉獎我救駕的功勞。

齊白聽得我這樣說，也不禁苦笑，咕噥著道：「真是，要死，當年城破之日就該死了，留到現在開玩笑。」

這時，我已絕對可以肯定，眼前這個人，決無可能是鬼，百分之百是人。

一個鬼，再結實，也不能結實到這樣子的。

(雖然鬼應該是什麼樣的，我也不知道。)

我向他走過去，沉聲道：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別再裝神弄鬼了。」

那「建文帝」氣得全身發抖，指著我責問齊白：「你就是要我見這個人？」

我不等齊白回答，就搶著說：「正是，還好我來了，不然，你已然屍橫就地了，你要是現在還想死，我決不再阻攔你。」

我說著，就拉過他的手來，把劍柄向他的手中塞去，他連劍都抓不住，大叫一聲，轉頭向暗門中就奔了進去。齊白急叫道「等等。」

他一面叫，一面也奔了進去，我拾起劍，也跟了進去，一進暗門，我也不禁驚歎。齊白會形容那是一個「極大的山洞」，可是若不是親身來到，絕想不到一個山洞，會有如此之大。

(六十六)



伸頭、縮頭都是一刀，他情願早死早超生，被一個女人這樣吃得死死的，他也認了。

於是辜仲鳴放慢腳步地走近她，輕輕喚了她的名字。

「嘉芝。」

一聽見是他的聲音，她的背僵了僵，卻毫無回頭的意思，想裝作沒聽見。

「嘉芝！」他不死心地再喚，壓力大到快讓他窒息了。

「有什麼事嗎？辜先生。」這次她終於回頭看他了，果然，是一臉的臭。

「對不起。」

他站在離她祇剩三十公分左右的地方，思忖著該怎麼讓她氣消。

「你幹嘛跟我說對不起？」歐嘉芝覺得他莫名其妙，都有結婚對象了，幹嘛還一直來纏著她。

「我想起來了。」他扁著嘴，想裝無辜博同情。

「我管你想起來什麼東東？關我什麼事！」

她對於他想起什麼阿貓、阿狗之類的事情並不關心，因為她覺得她這輩子不可能再找回Gordon了。

她已經完全死心了！

「別煩我，我要走了。」

「怎麼不關你的事？你忘了嗎？我是Gordon，送你一棵小小黃金風鈴木的Gordon！」辜仲鳴拉住她的手，大聲吼道。倏地，這句話把歐嘉芝嚇住了，她呆呆地看著他。

「你想起來了，是不是？」

她說話的語氣裡，帶著微微的激動。

「嗯。我那天從金典飯店出來後，發生了車禍，記起了一切。嘉芝，對不起，我不是要故意忘記你的，你知道嗎？跟你在一起的那些日子，是我最近開心的時候。」他要讓她知道，她對他是具有特殊意義的。

而那個特殊意義就是——愛情！

「可是，你卻把那段日子忘記了。」

她的眼眶裡，泛著淡淡地淚光。「你知道被人遺忘的感覺是多麼的難受嗎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答應你，我以後再也不會忘了你了。」

他沮喪，除了說對不起之外，他不知道要怎麼做，她才願意原諒他。

「算了，你不用再給我這種承諾了，我心裡明白，Gordon是再也可能回來了，你是辜仲鳴，並不是Gordon。」

「放手！」歐嘉芝又開始掙扎。

「不放！」辜仲鳴怕自己一放，就再也見不到她了。

「我說放手！」

氣死人了！這個男人怎麼這麼討厭，讓她一顆心亂糟糟的不說，還讓她爲他落淚。

「我說不放！」

「好，那你別怪我。」話才說完，歐嘉芝便拿起她剛剛接到的新娘捧花，狠狠地往他臉上砸過去。

玫瑰花瓣被砸散在他的頭上，一片一片地飄下，白馬王子的形象，此時此刻已經完全蕩然無存。

「就算你拿花砸我，我還是不會放手！」她的手還是被他緊緊地握住，死也不放。

辜仲鳴怕自己這一放手，下次要再找她就難如登天了。

「你爲什麼這麼霸道？」歐嘉芝吼道。

「因爲我喜歡你！」他也跟著吼回去。

(五十)

# 天使花嫁

陶米

# 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華夫人道：「侄兒你不知，你這三個妹子，都十分聰明好學，若是男子，到也都是功名中人。」又指著柔玉小姐道：「你這大妹子的筆下，著實來得，便是你姑父，還要讓讓。於今賢侄到此，他正好請教了。」

蔣青巖道：「小侄生性愚魯，既有這等三位高才的妹妹，小侄從今指示有人矣。但不知三位妹妹所許何人？」華夫人道：「還未哩，你姑父愛他三人如珍似寶，定要選天下第一等才子兼全的人，方才許他，因此遲遲。」

蔣青巖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於今世上多半是村兒俗子，若一誤聽人言，不但可惜，且令才女抱恨。」這三位小姐聽得說到這件事上，一個個都面紅耳赤。夫人知他心事，祇得止了。蔣青巖看那柔玉小姐，正是昨日園中相遇的那佳人。柔玉小姐偷看蔣青巖，也正是昨日那秀才。彼此心中暗喜，祇好說不出。蔣青巖又看那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，都生得容顏絕世，比著柔玉小姐相去不過毫釐，譬如春蘭秋菊，各有其妙，正不必優劣也。

閒話之間，丫頭、養娘擺出早膳來。正待舉箸，忽聞雲板響，外面傳道：「老爺回了。」說猶未了，華刺史早已走進中門，口中問道：「蔣大官在哪裡？」這蔣青巖連忙起身迎住，進了中堂。見禮完畢，以新待茶，各敘寒溫。華夫人在堂說道：「侄兒早到，尚未用飯，你且陪他吃了飯再敘。」華刺史聞言，忙叫抬過飯來，至親六人同吃。飯罷，三位小姐各回繡房去了，祇剩華刺史夫婦同蔣青巖三人坐談往事，各各感歎悲傷。華刺史道：「老夫祇因讀書一場，少忝科甲，受了前朝的大恩，不能身殉國難，苟全性命，避禍山林。幾欲遣人採取令尊令堂消息，又恐被人知我行藏，所以中止。不料令尊令堂竟作古人，可歎可傷。我也祇待你這三個妹子出室之後，我便同令姑母結個小庵，參禪學道，不復問人間事矣。敢問郎君可曾有家室否？」蔣青巖道：「國破親亡，此事尚未提起，且婚姻一事，不但女子擇人，即男子亦未可苟就，若浪聽媒妁之言，則誤人多矣。杭城外內也有許多貴家大族，反頻頻央媒來與愚侄說親，愚侄堅辭不允，祇因愚侄無意功名，若一入貴顯之門，恐未免隨波逐流，有負先人明德，所以遷延至今。」華刺史連連點頭道：「此論最高，郎君可謂孝子矣。但夫婦一倫，亦非小可，也不宜急緩。」華夫人笑道：「祇恐世上要尋一個配得賢任這樣才品的也少哩。」正說間，一個丫頭拿了蔣青巖的禮單，雙手遞與華夫人，道：「這是先前蔣官人的禮帖。」華夫人道：「倒是我忘了。」忙接過來遞與華刺史。華刺史看了說道：「郎君何以客氣至此，自家至親，相念遠顧，已覺可感，這厚禮決不敢領。」(十六)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  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**鑽研**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**聖路易新聞電子報**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